

心近地远

黄明海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心近地远

黄明海 著



南方出版传媒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心近地远 / 黄明海著. — 广州 : 花城出版社,
2017.7

ISBN 978-7-5360-8414-8

I. ①心… II. ①黄…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7) 第181537号

出 版 人: 詹秀敏
责任编辑: 李道学 黄玉雯
技术编辑: 薛伟民 凌春梅
封面设计: 黄肖铭
插 图: 黄肖铭

书 名	心近地远 XIN JIN DI YUAN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佛山市浩文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狮山科技工业园A区)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6开
印 张	18.25 1插页
字 数	200,000字
版 次	2017年7月第1版 2017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38.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37604658 37602954

花城出版社网站: <http://www.fcph.com.cn>





序章

preface



做事拖拉是我一个很大的毛病，不过很多时候我都会用深思熟虑这个借口搪塞过去。和九年前一样，这次，我仍旧是在父亲再三催促下才赶出了这篇文章。用深思熟虑掩盖的即兴发挥，如同人生和社会一样，充满着矛盾，却很真实。

第一次为父亲作序是九年前，和这次一样，作序前我尚未拜读父亲的作品。原因有二：其一，在我看来，序章的本质，是对作者的一种人物侧写，即除去正文字里行间所反映的细碎身影，序章从另一个截然不同的角度，共同完善作者的形象。因此，从这个角度进行的人物叙写应当客观，尽量脱离作品本身去谈。当然很明显我也不是来写软文的，所以对于作品本身，不作过多的评析。其二，我从父亲创作伊始就认为，他的作品，以我的人生阅历，暂时还无法看懂，就好比不懂品茶的人，喝上好的茗茶与茶馆的“高碎”，无非也就是能说出个香字罢了。借九年前序言里我不知天高地厚的话来说，就是书是读者们看的，我多嘴就没意思了。

写这篇文章前我特意翻看了自己九年前的文字。一股迎面而来的稚嫩气息，仿佛那个自己从字里行间渐渐渗出来，却模糊不清。艺术品更深层的魅力大概不在于内容，而在于它反映出使用者的状态、神韵，甚至表情动作。文学作为一种间接性的艺术，在科技发达的今

日，影像声音媒体高度饱和的状态下，仍在艺术界占有如此重要一席之地，和这种属性是分不开的。它允许每一个读者都作为一个单独个体，对其进行二次锻造，形成独有的反馈。想象力这种东西，点到为止，引导太多了，反而是束缚，也就不那么耐人寻味了。

说起父亲创作的这些年，不得不说，他骨子里那股韧劲着实让我佩服。入行的时候，大家都觉得他写作也就是意思意思，结果却是一发不可收拾。写作就如同一座浓雾中的小岛，如同丛林深处女巫的歌声，深深吸引着父亲一步一步向她走去。这些年，我从一个中学毛头孩子，变成了大学的摇滚青年，又进入影视行业当上了艺术民工，经常辗转各地，在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后更是多年不着家。我和我的世界不停变化着，我的心态也不断变化着，随着这都市浮沉，与众人一起嬉笑怒骂，一起怨天尤人。而父亲却如同万吨巨轮，平稳地行驶在时代的波浪里，不卑不亢，不急不躁。每次回家，坐在书房一言不发的父亲，除了稀碎的键盘敲击声，没有一丝声响。那种让人不忍打断的状态，连倒杯水都小心翼翼，生怕踩脏了他灵感的清泉。有时候我会觉得，他，兴许是年纪大了，人心更加的沉稳了，而我还稚嫩，还有所谓的青春，还有着各种机会，所以才会有这种截然不同的工作状态。但细想，父亲尚未退休，平日工作繁琐沉重，创作的激情自然不可能是老艺术家们那种闲情逸致下的灵光一闪，或者自我存在感的渴求激发下的一鸣惊人。到底是什么驱使父亲写下这些长篇大论呢？可能是一种信念，一种坚定不移地不断刷新自我的信念，也就是我们现在成功学专柜经常可以看到的所谓执行力，又或者是一种追求，一种不懈余力的追求。

父亲是个不安于现状的人。从小父亲坐在牛背上就下定决心要走



出农村，而从小生活在城市的我，却从未仔细想过自己所向何方。

聪明人，依仗聪明反被聪明误的事例太多，而笨蛋踏实努力做事，失败的却极少。在这个浮躁的年代，我们是不是应该反省下自己，到底是个聪明的笨蛋，还是个机智的白痴。大智若愚说的好像就是这么个道理。我曾嘲笑父亲打字是“一指禅”，好几次显摆自己学习指法以后对效率的提高不止一两倍云云，可是一个月、两个月、半年、一年过去以后，父亲十万字起步的作品就经常这样赫然出现在我眼前。这是多么可怕的一种坚持。一年四季除了工作就窝在那么大的地方一坐就是一天，一坐就是一年。且不说当初连电脑开机按钮在哪都不懂的他，如今已经能熟练使用各种文字编辑软件，以及曾经因为久坐而出现劳损需要就医的情况。抛开他古怪的脾气不说，这种严格的自律，就已让我望尘莫及。

父亲的作品犹如文艺电影，耐人寻味，但对观众的素质要求很高，很多时候知音难觅。反观整个图书市场，除去各种刚需的参考书、工具书、辅导书，广大学子喜闻乐见的《五年高考三年模拟》《考研英语十年真题》，在市场占主导地位的，大概就是各种风格各异的大众小说，像商业影片一样，很多时候只需要迎合市场，不需要特别特别深的内涵，但求画面故事抓人，以提供给观影者即时的感官刺激，而无须太久就会被生活消耗殆尽，转而需求另一部新的电影。一切都太快太浮躁，显得不珍贵了。

文艺电影，很多时候被称作导演自己的电影。导演用视听的语言，通过一连串的画面和其他电影元素，向观者输送一种源自外界直达内心的刺激而做出的种种反馈信息，一般都比较主观。而商业片多受市场捆绑，创作者面临的更多问题不是内在的冲突，而是外在的妥

协。当然，从出发点来说，两者有一定的区别，但是同作为艺术领域内两个不同分支，经典为什么是经典，除了人品好以外，更多的就是作者注入的灵魂在作品里占的比重大小。

父亲，就是个这样的人。顽固，又渴望表达。

父亲这种气质和精神的外化是他对历史、现实、人性和乡土等问题的敏锐，以及在自己作品中的关注和回应。大概是他曲折的生平，将这些点滴压缩了多年以后，终于发酵成了香醇的佳酿，又或者是对故土的反复咀嚼，品出的独特感受。

艺术之旅，既是老师也是学子。

愿读者能在书页的翻折声中，嗅到南国的海腥味，跟随着正襟危坐的文字标点，踏上心近地远的曼妙之旅。

黄驰千

2017年5月20日于北京

目录

contents



序章.....	I	第二十章.....	148
第一章.....	I	第二十一章.....	155
第二章.....	II	第二十二章.....	162
第三章.....	17	第二十三章.....	169
第四章.....	25	第二十四章.....	176
第五章.....	32	第二十五章.....	183
第六章.....	39	第二十六章.....	191
第七章.....	45	第二十七章.....	197
第八章.....	53	第二十八章.....	205
第九章.....	63	第二十九章.....	212
第十章.....	70	第三十章.....	217
第十一章.....	78	第三十一章.....	224
第十二章.....	85	第三十二章.....	230
第十三章.....	93	第三十三章.....	237
第十四章.....	101	第三十四章.....	247
第十五章.....	107	第三十五章.....	257
第十六章.....	115	第三十六章.....	265
第十七章.....	122	第三十七章.....	272
第十八章.....	132	后 记.....	281
第十九章.....	141		

第一章

这个早晨不知从何时开始。屋外正刮着瓢泼大雨，吴冰拉开宾馆窗帘往外眺望，倾斜的路面上已是湍急的水流，路旁的椰子树摇曳着树冠，唯有路灯纹丝不动，默默地忍受着风雨的挤压。看这个阵势，这雨或许已下了一整夜。自从崔璨离开以后，天涯市这些天天气总是变幻莫测，刚刚还是阳光明媚，碧云高空，猛不留神便又变脸，哗啦啦的大雨灌顶。这种天时就连长年栖身孤岛的石牙老人也要指桑骂槐，说是定有高官骑狗犯忌，才会遭如此报应。

吴冰倚在窗前，心情犹如屋外风雨下的影子，飘忽不定，脑海里浮现出他和崔璨邂逅天涯以及石牙命运多舛的一生，也勾起了他对崔璨的无限思念……

夜深了，机舱里环绕着引擎低沉的呜呜声，乘客们平静地坐在自己的位上，或闭目养神，或仰望前方电视屏幕上的画面。

“对不起，还得您让一下！”吴冰小跑地走过来，礼节性地说了声就想挤进中间自己的座位。

正在打盹的杰克逊并没有像原先几次那样，侧身让吴冰过去，而是嘟囔着说：“我看，咱们换个位置好了。”说罢便双手撑着椅子扶手，吃力地将肥硕的身躯往中间的空位挪动。

吴冰愣了下应道：“好，好主意！”说着拧身坐进了杰克逊腾挪

的位置。

“这下子好了。”吴冰坐定后，心里这么想着。他有一种轻松惬意的感觉。

吴冰自从搭上夏威夷飞往香港的这趟航班以后，他的座位就夹在两个牛高马大的美国夫妇之间，不仅出入不方便，就连喘气都觉得有些困难。其实，他早有交换座位的想法，只怕美国人一根筋地不答应，现在杰克逊主动提出，则正合他的心愿。当然，这只是吴冰的想法，杰克逊夫妇未必就那么不通情理，毕竟这两天杰克逊夫妇就和吴冰住同一个宾馆，而且还是隔壁房间，彼此打过照面，应该熟知对方。平时，吴冰很少坐飞机。不是没有机会，因为要下乡写生，他经常全国各地地跑，有的是机会；也不是坐不起，他从大一起就在私人开办的美术补习班里兼课，连学费都是自己攒的。而现在，作为一个自由画家，他的手头就更宽裕了。但是，只要是火车所能到达的地方，他都宁可放弃轻松快捷的飞机。在他看来，火车有准确的里程表，所过之处一目了然，既不像汽车那样的不确定性，也不像飞机那样的没有过程。更主要的是，他觉得飞机不安全，几十、上百号人挤的铁匣子在空中折腾，始终没有火车四平八稳的好。怕归怕，不得已时他还是要搭乘飞机，比如这次来美国就毫无选择，而且要在天上飞五六趟。当然，吴冰也能找到有效消除恐惧的办法，那就是空中小姐从容淡定的表情。每当心感恐慌时，吴冰便举目凝望就近的空中小姐，甚至按指示灯招来她们，随意编个理由聊上几句话，心里也就踏实了，似乎年轻貌美的空中小姐已成了他消除惊惶的良方。

“你要去香港吗？”吴冰正在沉思，杰克逊却蹭了下他的胳膊。

“哦，是是。”吴冰展眉应道。他一改原先沉默寡言的神态，

“你们呢？也去的香港吗？”

“不不，我们就在关岛下机。”杰克逊的话音显得有点沉闷，似乎是从胸腔里吐出的。

“那不是快要到了吗？”吴冰没料到杰克逊夫妇的目的地竟是关岛。按照他所掌握的信息，关岛应该不远了。

关岛是个神秘的地方。吴冰读高中的时候，政治课老师曾把关岛解读成中国第二岛链的核心，也是美国印度洋海军的综合补给站和西太平洋地区的防御中心。而来美国之前，吴冰查看了相关网页，获知大韩航空曾有一架客机在关岛机场降落时撞山坠毁，罹难乘客二百余人，那桩事在他的脑海里印象深刻，几乎成了他的心理阴影。而年初的马来西亚航空MH370班机失联于茫茫大海上空，几百号人生死未卜，则更令他不寒而栗。

“吴先生在美国旅行有何感想啊？”杰克逊突然又用胳膊蹭了下吴冰。他泰然自若，似乎脑海里压根儿就没有高空和平地的概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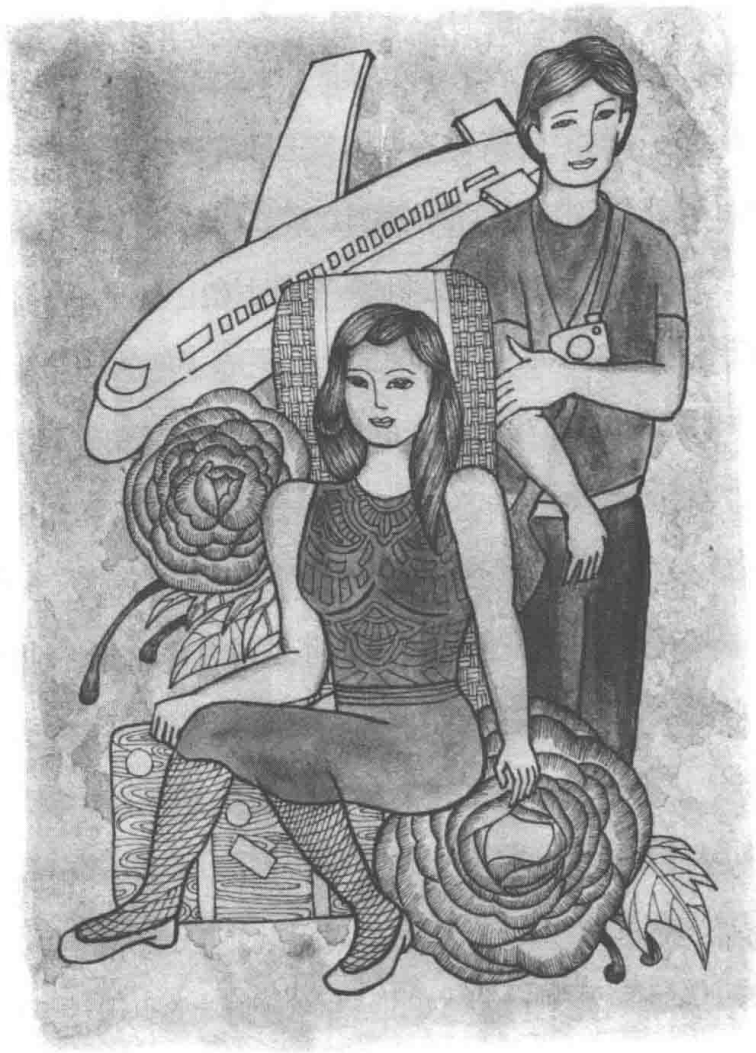
“你指的哪些方面呀？”吴冰转头看着杰克逊，装出镇定的表情。

“政治、民生或者艺术，随便吧，只想听听你的见解。”杰克逊像是在打发无聊的时光。

半夜搭机确实无聊。吴冰也想解闷，不过杰克逊的话题并不适合他此时的心境。他沉吟片刻，勉强地说：“我才待了半个多月，谈不上什么见解，但有一点总觉得奇怪……”

“呵呵，是吗？”杰克逊的笑声也是沉闷的。吴冰停下嘴看着他。

“都有些什么新奇？”杰克逊觉察到自己打断了吴冰的话，耸耸



肩补充说。

“美国的城市住房布局过于单一。”吴冰边说边用手比划，语气很坚定，“跟撒网子一般地摊开，既不美观又浪费土地。对吧？”

杰克逊没料到吴冰会提到住房布局问题。因为美国有的是土地，加上不少政客信奉“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理论，不会关注已经拥有的东西。

“你是个环保主义者吧？”杰克逊颇有诧异地发出笑来，厚厚的嘴唇艰难地震动着，“不过还得感谢你，因为这个事在美国恐怕再过一万年也不会有人关注。经你这么一提醒，我也觉得是有那么一点不妥。”

吴冰勉强地笑笑，说：“我没有那么执着，不过觉得弄成那个样子确实不美，也跟美国人张扬的个性不合拍。对吧？”

“嗯！”杰克逊点点头，托着下巴揣摩片刻说，“你是个艺术家吗？”

“也可以这么说吧。”吴冰突然来了兴致，“我是个油画家。”

“人物还是风景？”

“我都可以画！”

“哦，你很棒！”杰克逊朝吴冰竖起大拇指说，“我大女儿也喜欢绘画，同时还是个环保主义者，上个月才满十岁，但环保意识比谁都强，连我脚上穿的皮鞋她也耿耿于怀……”杰克逊话没说完便又呵呵地笑了起来。

杰克逊的妻子安妮扭头瞥了他一眼，低声地咕嘟了几句，像是在责备他。杰克逊知趣地闭上嘴，同时朝吴冰做了个鬼脸。吴冰也不便作声，只好捂着嘴偷笑。

这时，机舱广播传出提醒调整座椅的通知。杰克逊大跨度地伸了个懒腰，骨骼关节部位咯咯作响。吴冰明显地感觉到飞机已经开始缓缓下降，他微低着头，双手合拢挡在眼前，试图分散飞机轻微颠簸或猛然下降带来的茫然和不安。不一会儿，飞机便飞临关岛机场的上空，机场地标遥遥在望……

经停关岛时间按计划是半个小时。吴冰一茬人被安排在机场中转站大厅拐角处的一个登机口等候，或许已是凌晨时分，放眼望去，候机楼里稀稀落落的没有多少人，不远处有七八位旅客正在列队登机。

吴冰困乏了。为脱团提前回国，他昨晚在夏威夷忙到半夜才休息。好在负责接待他们的是台湾人开的地接社，彼此有了很好的互动，不然今天能否成行还是个问题。十几天来，他陪同考察团周游了大半个美国，实地参观了几个美术馆和博物馆。感触最深的是，这个国家很好地解决了族群隔阂问题，来自世界各国不同肤色的旅客都可以在同一酒店里住宿，而且各有所需，使人感觉宽松自在，却并不茫然。联想到刚结识的杰克逊，吴冰觉得作为一个普通的黑人，杰克逊能找到个漂亮的白人妻子，这看似平常的事情却能说明深刻的问题。其实，倘若追溯到两三百以前，没准杰克逊的祖先正是其妻子的祖先从西非贩卖到美国的黑奴。

为了打发时间，吴冰想掏出手机上网，却发现手机的电量不足，只好起身寻找充电插座，还好，附近的水泥柱上就有一个插位。吴冰从提包里取出充电器正想充电，冷不防却被一个女生捷足先登了。

“哎哎，你这是……”吴冰有些不快，扭头看了看和他争抢的女人。

“爱什么爱？谁认识你呀？”那女生双眼瞪着吴冰。

吴冰也不客气：“你知道什么叫‘先来后到’吗？”

“不知道。”女生挑衅般地说，“但我知道‘女士优先’。不对吗？”

“难怪……”吴冰欲言又止。

“你想诅咒我？”女生说着索性坐到吴冰的身旁。

“不，我只想揍你。”吴冰又气又好笑。

“你说什么？”女生涨红着脸。

“哦，抱歉，不知道你耳背。”

“你才忘了戴老花呢！”女生反唇相讥。

“好男不跟女斗。”吴冰站起身，梗着头大踏步走开了。

“你……讨厌！”女生讶然地望着吴冰的背影，气得直跺脚。

果然，半个钟头后乘客便陆续登机。机舱里乘客不多，稀稀落落地坐着。吴冰几乎是最后一个步入机舱的人，他发现杰克逊夫妇刚才坐的座位上还空着，心里喜不自禁。自语道：“终于可以安静一会了。”也是，三更半夜了还有谁会买这么晚的机票呢？于是他又坐到过道的位置上，打起打盹来。

“喂喂……坐回你的位置去。”

吴冰朦胧中猛然回神，发现刚才跟他斗嘴的女生正站在自己跟前，他无奈地笑笑说：“哎，你从哪里钻出来的？”

“这好像不该是你问的问题吧？”

“那是那是，好奇而已。”吴冰把身子往后一缩，“您请进吧，我知道女孩子都喜欢坐窗口。”

女生犹豫片刻，侧身挤进了靠窗口的位置。不一会，飞机便开始滑跑，加速，起飞，消失在黑茫茫的关岛上空。

吴冰又打起盹来。不过这次他好像睡得没那么踏实，或者说有点装模作样。而那位女生静下心之后却发觉自己上当了。她喜欢坐窗口没有错，但那是白天才有意义，眼下正是深夜，机舱外一片漆黑，深不可测，哪有什么可观赏的。想到这里，还来不及喜悦的心情顿时一扫而光。她有一种被骗的感觉，然而毕竟是自愿换的位置，因此满肚子的火只好憋了回去。她啪的一声关上了遮光板，嘟着个脸一动不动地坐着。

“嘻嘻……”吴冰笑得有点诡秘。

“你还敢笑，有什么好笑的？”

“我没笑你哦！”

“这不明摆着？这儿就咱俩。”

“不信？我发誓……”

吴冰正要举起右手，女生忙制止说：“哎，别别，这是高空，不是你们家的后花园。”

“哼哼，你行啊。”吴冰冷笑着收回手来，“看来你蛮懂事理的嘛，怎么像个刺猬似的？”

“本来嘛，还不是你给气的。”

“行行，算我的，都歇歇吧哦！”吴冰担心干扰了邻近的乘客，自觉竖起了免战牌。

“哼——”女生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吴冰果然睡着了。黑夜笼罩在机舱外，看不见半点的星光；机舱内的照明灯已经关闭，只有少量的阅读灯还在闪烁。一眼望去，大多数乘客都在休息，或仰头熟睡，或闭目养神；一些不休息的乘客，或玩iPad或在看书，机舱里异常安静。